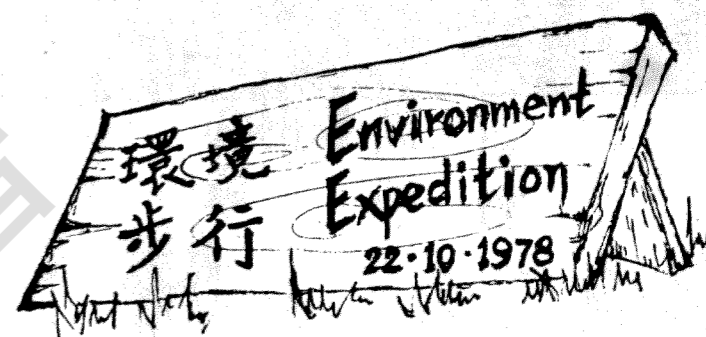


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長春社) 一九七八年環境步行



目的:

- 一、使大眾認識保護自然環境之重要及了解郊野公園設立之意義。
- 二、為長春社及青年環境行動組籌募一九七九年之經費。

日期：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地點：香港島大潭郊野公園

里數：全程十三公里

起步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一時

起步地點：港島黃泥涌峽道木球會鄰近電油站處

贊助表格:

綠色表格在步行之日用作登記，白色表格則留為存底，用作步行後向贊助人收取款項。

每份章程均連同贊助表格乙份，如需要多份贊助表格，請向九龍北京道五十七號八樓長春社索取或電三——六八七〇六四。

(請以正楷填寫，倘若贊助之款項是全程總額計算，請在姓名側註明「總數」，否則以每公里計算)

證書:

參加者行畢全程，可獲精美證書一張，以資獎勵。

免費飲品:

登記時，可向工作人員索取由香港荳品有

保護我們的

生

環

境

環境需要你去改善

環境是每個人都有的，身為社會公民，我們是有責任去保護它，改善它，以提高我們的生活質素。

在地少人多的香港，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人類不斷摧殘大自然，耗竭資源，破壞及污染環境，而度致其身心皆受到不良影響，此等切身問題是有待大家去思考，關心，認識及協助解決的，而環境保護的工作不是你、我或一朝一夕能做到，而需要大家不斷及主動地參與。

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長春社)

遠在十年前，一羣關心環境問題的熱心人士創辦了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長春社)，為本港唯一的環境保護志願團體。其目的乃喚醒各界人士對改善市區及郊野環境之重要性，從公共或私人方面保存美好的環境，除積極地推行各項環境工作外，亦關注當局近年來的環境措施及法例並予以協助。



大潭郊野公園大潭道入口處

青年環境行動組(青行組)

本社附屬的青年環境行動組於一九七二年初成立，透過環境研討營，講座，專題研究及戶外考察調查，校訪及社訪等工作，將環境訊息帶給市民和青年學生，並協助出版「協調」季刊。各成員都認為只有實際行動和參與才能解決問題，故為實本社的得力助手。

要改善環境，有賴你的支持，請即電三——六八七〇六四或親往九龍北京道五十七號八樓查詢。



限公司捐贈之飲品贈飲券兩張。沿途設有飲品供應站。

備註：我們需要您的支持及贊助，如不能參加步行，可將贊助款項以劃線支票寄付香港保護自然景物協會。逕寄九龍北京道五十七號八樓長春社收。本會乃一非牟利團體，捐款可依稅務條例規定，豁免繳付稅項。

交通工具:

巴士:

士：自港島統一碼頭巴士總站乘坐6號或6A號，自北角碼頭乘坐41號巴士，自銅鑼灣新都城側乘坐72號巴士，或自沙田墟總站乘坐一七〇號巴士，在黃泥涌峽道木球會站下車。(步行之起點即在附近)

小巴：可自銅鑼灣舊京華戲院乘坐綠色小巴(往香港仔)在木球會附近下車。

私家車輛：木球會附近有寬敞之泊車場，唯私家車於載送乘客至起點後，回程以乘坐公共交通車輛為宜(英皇道附近交通繁忙亦無適宜之停車處)。

回程交通工具:

參加者步畢全程後自柏架山道與英皇道交界處附近可乘坐各線巴士、電車、小巴或的士前往北角或中環各處。

查詢:

任何有關步行事宜，請於辦公時間內撥電三——六八七〇六四查詢。

談筆野荒



狗嶺涌日落

黃竹山與竹

爲了設計一段旅程路線，第一次登黃竹山。如一心先生論「中國的地名」，若有人肯花點心力去研究香港的地名，寫一本有趣的「香港的地名」，當造福於野外愛好者不少，而裨益於學術界尤多。而我所知道的黃竹山，在地名意義上卻有名無實，一來，不見有黃竹可賞，二來是村而非「山」。此處需就教於旅行前輩，是否該地之山即黃竹山，該村因山得名而應稱黃山村，恕在下孤陋寡聞，不敢妄論。祇就觀察所得，不見黃竹於該山是一奇；卻在村的東面山坡發現無數矮竹，其外形未見於其他地區，似爲一特異品種，也是一奇。此竹類之特異處爲竹幹每節皆有一明顯長條狀凹槽，相互左右交替，而槽下節間生兩橫條，竹葉蕭疏有緻，看起來很惹人好感，想來是竹莖在幼芽時，兩橫枝藏於此一凹槽之內。中國竹類甚衆，自覺偶有發見便大驚小怪，想來定必難免蜀犬吠日之譏。

生平愛竹，但不像黃山谷「不可一日無此君」。曾得林瑞榮老先生贈「綠竹青青」一冊，此處敬祝老先生的竹類叢書能「早日赴梓」。

大埔圓墩下村燕岩溪畔的竹樹有中國畫意，最堪留連。而竹樹最美者以香港所見，當屬黃金間碧竹，可惜常見者多「獨木不成林」，前淡水湖畔原有村稱金竹排，而黃竹角咀亦在此區之內，或與此類竹樹有關。

前年暑假往內地旅行，在西樵山尋訪寺邊

海上的鱗光與難忘的夜

村的四方竹園，得見中國國寶之一的奇種竹樹，引爲人生快事，後來翻查文獻方志之書，才知道這類「外貌中心俱壁立」的竹樹遍生於長江南岸各省，不足爲奇。當時想，香港若得移植此種竹樹，除了被人視爲異種外，能有幾個真賞識的人呢？

第一次發現海水有鱗光，大約是十多年前，少年浪遊，抵西貢大灣，晚上和同伴步出灣頭，見海上翻起碧藍色的浪，一個接著一個，即迷人又神秘。大家爭論著這是反光抑是鱗光，此爭論在俯身看到腳邊的海水時便得到證明，海水中無數一點點閃爍不定的藍光，掬一水時仍在掌中閃耀。當時即又引起了另一個爭論的題目：這種鱗光是由動物、植物抑礦物所造成？我們卻沒有繼續深究，已而浮沈在碧藍的海水中失去了。後來幾次荒灘夜泳，最深印象的一次在象鼻灣，和幾個少年人互相把閃爍著鱗光的海水往別人身上潑灑，樂趣忘形。

某一年報載某學者晚上在青山附近發現海水中藍光，以爲事不尋常，乃加以研究，大事宣揚，並謂此現象爲一種甚麼蟲所造成，又謂因某種原因此類蟲入侵港海，實則十數年來，我每次在夜間離島回程的小輪或街渡上，偶然探首舷外，在黑墨的海水中往往便見此種鱗光逐浪而生，常回頭來問自己，到底經驗在學問之間，應佔有一個甚麼的地位？古人重視行萬里路，其理至明。

語輕野綠

程念

怪談一篇

荒野之罵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一次遠足野外，大休時份與領隊閒談，笑問在野外最好說什麼，你道那領隊怎說，他竟很正經地瞪大眼睛說：「在荒野，最好罵人」。當時我笑了，附近的行友也笑起來。隨着領隊環視大家忙道：「嘿！有什麼好笑，不信乎，待我慢慢說來。」衆友立收笑臉，也有仍然天真地睜大眼睛微笑望住領隊，領隊輕閒地噴了口煙，先向衆友問一句：「在城市街道中無論你罵誰，或坐或站，你說街道上行人會怎樣！」行友們側着頭回答說：「別人當你發神經。」「對了，」領隊再問道：「那麼你面對友人或親友因與他們有心病而罵他們，你們說後果會怎樣！」其中一位行友答道：「當然會引起對罵，相罵沒好口，結果是絕交收場或打起架來，反正下場是不好的。」領隊拍着大腿猛說：「好！說的好，那麼你們想想，要是走到荒野去罵，你要罵的人聽不到，你也總算吐出了胸中悶氣，那該多好，還合心理衛生呢。」

行友們點頭了，我也默然無語，這可是對的，我要是罵人想也須跑到荒野去，起碼不會帶來報復後果（雙方），管他聽到還是與否，反正我罵了。這樣社會戾氣風氣也該平和點罷！阿彌陀佛。

旅外感懷

周日往大鵬灣弋游後，周一清早踏上了長途列車往境外去。屈盤雙腿外望綠油油的一片秧苗，彎曲綿長的內陸河，靜流着黃澄澄的河水，偶爾一葉扁舟划過，拖着明顯水痕，却又瞬息地給河水溶化。一羣羣鴨子，披上五色繽紛羽毛，追逐嬉戲，或自由自在地覓食，偶或把長長頭頸沒入水中，尖起屁股左右搖擺，歡快在樂意之中。遠山低矮，也許未能稱山，而說是丘是崗罷，也被勤勞的人們植上樹木，使大地現出新裝。

列車飛馳着北行，車廂內，播音器說出他們要做的事，也講出旅客們要遵做的事項，音質是何等迷人，音韻是那樣的動聽，然而好像在迷人之中動聽之餘却又顯得公式而令經常往來旅客心情激動……

望窗外農人悠閒地耕作，不知流盡幾許汗水，流過多少辛勞，置身於這古老大地河山，壯麗山川，他們會欣賞嗎！他們會……

猛然看着對座的老太婆，慢慢地用那枯瘦的手，一上一下地輕打肩背，口裡像哼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坐位下，行李架上堆滿了物件。我想，到那一個時候，老太婆能輕搖紙扇欣賞着窗外的麗景，而身邊只帶一個小小的手袋，兒孫們正歡樂地與她談說：這次旅行真好玩啊！